

卷之四



新錄葛稚川外篇卷之三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譏惑卷第二十六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度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  
宗或有知言焉子獲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虵  
鱉遠泉流著龜無以過焉井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  
不厠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  
愍巢穴之可鄙故構樑宇以去鳥獸之群制禮數以  
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  
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立對之容至於三千蓋儉溢



之隄防人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  
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  
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隋慢以及安上治  
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  
雖暫假息然枯靡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覩然而  
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于木銳冠旋  
斲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縞之咥秦殺函襲嶮而無  
折柳之園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  
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頽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容  
成近人值政化之蚩役庸民遭道網之絕紊猶網魚  
之去水罟罔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  
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  
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  
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  
余實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  
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  
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  
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  
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  
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



朱季平皆一代之絕乎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有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况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宿藥

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病在衰老於禮唯應縗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其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



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刺驕卷第二十七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群之器不辯免於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疾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重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歛迹優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謂滿意得視人猶芥或出

晏密集管弦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也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亥曳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其爲之可悲者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倭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音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



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  
遠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  
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  
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  
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憤夫非漢濱之人不  
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  
重崖之裏黥黥也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  
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  
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惟所以疾之而  
不能默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

求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  
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學之  
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  
人前或停客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袒之  
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踈踈  
自病得失財不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  
兢兢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况不及之遠者而  
遵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  
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卧於道側姿顏妖麗蘭  
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



隣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間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加弟子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為惡人無事於大則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

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元胡猶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恠也今天下向平中興其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群後知奔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凌遲道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共闕茸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為痛歎者其或峨然守正確耳不移不蓬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鄭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期以不同於已者便共仇



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耳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  
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  
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  
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尾合哺糟  
掘泥剗足適履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  
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  
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  
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  
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  
以索繫枘倣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  
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  
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肯叛禮教而從肆邪僻  
說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  
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  
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  
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論劇於寇賊  
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  
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  
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彼或以涇清之資或  
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



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  
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  
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  
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  
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  
赫奕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  
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過皆不出其行也然所謂四通  
八達者愛之附祀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  
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囑  
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  
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已受商臣之  
譏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  
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  
之炙冰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卷第二十八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  
其官益大其事愈憂煩劇所重其唯百里重役以是  
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  
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  
尤宜得人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



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  
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囑託而凡品  
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  
能用此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  
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循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  
譽懼風績之不美耻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噐  
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指氣足在  
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  
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  
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

群盜矣夫百尋之室撓於分寸之颺千丈之陂潰於  
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深張乎而秉斤兩  
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選  
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  
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  
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憤  
而廢事亂者矣或有潦倒踈緩而致弛壞者矣或有  
奸與不急而搜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  
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  
色而致荒酒者矣或有圍碁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



有田獵遊飲而忘度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釁各發聞。冥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以追風。以壞龍當雲雨。安能輝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盼。不令跛蹇厠騷。駮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繭服鸞衡。則何患度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接疏卷第二十九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審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并瑕棄璧。披毛索鱉哉。

鈞世卷第三十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蠶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岷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答曰夫論管宄者不可問以九疔之無外習拘閔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

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當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



序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為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  
雲臺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雖饒而未可謂之為

飛禽狄之嘉味也今與古詩書俱有義理

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

不可謂一也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

伎不可混為無異也若夫俱論官室而奚斯路寢之

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鈺之

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

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

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

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黍之屬諸

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於偶二

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

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劉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

於簞衣輜輶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

言也若入談語故謂知有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

教戒人豈知之哉若易以易曉為辨則書何故以難

知為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

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

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省煩卷第三十一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理爲貴但當令足以叙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又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檠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間猶有過悞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

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刑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文武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旣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今作古可命精學洽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居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理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沉隱復有凝滯其言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衣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



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  
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  
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  
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拜伏誅讓之  
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叙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易  
案用今五禮混擾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  
相貫涉曲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  
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  
衢愁勞群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寫年竟  
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祈憔悴決角修

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真未央  
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破合雜俗次比種稷刪  
削不急抗其網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  
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違  
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  
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壞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  
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  
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  
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壞善何必當乘船以登  
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



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新埋衣裳不宜改裸袒矣

尚博卷第三十二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禪蒿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於歸德雖難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沫操綱領而得致焉古人歎息於寸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問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喻陋簡不盈十

猶見撰錄亞次曲語百家之言與經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放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後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園堵於丞夏之內近彌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騶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桎梏淺溢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竒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庸博亂人思而不識台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



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  
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駉拙  
以虛華之小辯爲妍巧真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  
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  
曰著述雖繁適可以品辭耀藻無補於得失未若德  
行不言不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  
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  
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  
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  
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

無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  
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  
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  
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  
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  
流至到之修短蘊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  
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耀熠不足  
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  
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



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廐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鸞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參末不必

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球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第未可呼爲余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蓋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闕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醎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盼凌雲汗血緩步



呼吸千里而螻蛄怪其無階而高致駑蹇患其過已  
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  
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  
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髻亂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  
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  
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力切敬誠以  
爲爾未必爲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者而黷  
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  
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  
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

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起群之人猶謂之  
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  
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  
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  
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滅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  
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勦玄者諒有以而然乎

漢過卷第三十三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前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  
也當塗端右闕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



邪殘人害意躡踏背憎卽聾從昧同惡成群汲引姦  
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  
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  
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衆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  
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  
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所庸莫戒臧文竊位  
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遊  
方回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樞成群而不  
遭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已此樊姬所以掩口  
馮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

有功而爲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謹而陷之惡特立  
而擯之柔媚者愛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  
豺狼而殲麟虞殖枳棘而剪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  
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  
之公方正直令色警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  
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粹突萍蠶驕  
矜輕悅者謂之魏峩瑰傑嗜酒好色鬪茸無疑者謂  
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  
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  
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上侮慢者謂



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  
憑倚權豪推貨履經者謂之知變之奇懶看文書望  
空下名者謂之黷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  
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  
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  
鬼恠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詐飾禍福者謂之  
知來之妙斃馬弄稍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  
元舍難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  
行高神清量遠不諛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  
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巍然不群風雖疾而枝不

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  
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黷徒若夙興夜寐退  
食自公憂勞損益卑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  
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䟽賤者奮飛以  
擇木繫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肯吐其秘等勇者  
不爲致其果毅忠譽難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  
遏也僞塗闢而不可杜也乃臻乎凌上替下盜賊多  
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  
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嗷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  
煙起於蕭牆而飈焚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膚寸而波



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銳望  
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宸闈左袵掠  
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莠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  
兔之藪象位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煙燼於委灰生民  
焦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  
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夫卷第三十四

真十二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如前失之於彼不能  
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執觀枳首  
之爭莠而忘同身之禍笑躡虱之宴安不覺事異而

患等見競濟之舟沉而不知殊塗而均溺也余生於  
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  
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洋穢克序紀綱馳紊吞舟多  
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  
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  
力者蹊青雲以官躋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  
不競不進昔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  
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鸞鳳卷六翮於叢  
棘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乘繼之佐牧民之吏非毋  
后之親則阿諛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聰



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已則守汗泥滓以毀譽  
爲蠶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群  
鳥爰止叱迅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郡  
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梳  
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隍田池布千里有魚  
餐濯裘之後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  
警實有安昌董鄧之汗雖造賓不沐嘉賓之待饑士  
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  
谷萬廩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  
珍贖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畫

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  
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享  
儒官之祿不開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  
簡而愛駁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  
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  
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  
別菽麥之同異而忝司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  
是而非遭水而喜見獺卽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  
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鴛蹇以追  
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



何而欲與之緝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赤舟  
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繼芻狗而責盧鵠之効繡  
鷄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  
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曠弩亡  
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時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  
於綺燦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  
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  
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  
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  
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求歎於蓬屋之下告

其門生曰歎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薇迴紫  
蓋於鷄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  
洽於宇內重譯接武共楛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  
承平字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謚響南風不詠上不獲  
恭已之道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虬蟠  
而不躍騶虞翳於冥昧朱華芽而不秀陰陽相沴寒  
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鞫磕於龍潛之月  
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土燭不照沉醴不涌疆場多  
壘嘉生不遂豈其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愷不舉都  
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概量被褐懷玉守淨志無欲



於物藏器淵濟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肯銜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楊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皂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揉焉磧礫積於金匱瑾瑜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土之化爲晉城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輿襯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愛譏於過秦乎

守瘞卷第三十五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塔土以苴芋銳精藝之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饑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於廩實博施由乎貧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伯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



稽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半租之千倉積  
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畋入侯服而王食而先生  
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涌天凌丘陸無  
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  
庖厨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  
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頽八爲子寒心子  
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  
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失迷者易性  
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惑焉不識所謂夫衮冕  
非禦鋒鏑之服典詰非救饑寒之具也胡不哂沃  
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拾六藝之迂濶收萬箱以賑  
乏乎潜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  
不可責之以別丹漆并畫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可  
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墻之巨拙  
何異拾瑣沙而損隋和向炯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  
不可以一概挾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墜閭風  
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丘垤意在乎游商溟汎滄海  
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邑人之  
聲不能悅其耳烹大宰享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  
其口鷓鴣戾赤霄以高翔鶴鶴傲蓬林以鼓翼洿陸



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蟬蛸忽忽於寸  
陰野馬六月而後息儵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忽用乎  
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食之不充而足於  
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  
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  
武也情孜孜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  
無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  
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塔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  
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  
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奢雖衰可興焉

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  
而自來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  
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參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  
而佃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管  
丘之柞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懶而察才  
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  
沃處茲邦之褊墉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  
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  
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群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  
魚饜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葳播六德之嘉穀



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間何必耕耘  
爲務哉昔被衣以棄財止盜廋氏以推壁厲貪疏廣  
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堵以彌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  
慨而嗟乎始吾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  
惟之績者不以窺園涓日子以臭雛之其呼鴛鳳擗  
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安貧卷第三十六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塌裂三家鼎

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博流岷蓋始處昵於文  
休未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群時人憚焉  
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違衆遂令斯生沉鬱衡  
華齒漸桑榆而常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  
途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  
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食屢空朝不謀夕於  
是偶俗公子造而詰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  
滯於窮賤懷猗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饑寒達者貴乎  
知變智者驗乎不貴故范生出則城吳伯越爲命世  
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



五富詩美可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鱸鮓來懸賞厚  
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  
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  
圜囹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  
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竒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  
貴禍慕不朽之虛名耻詭遇以干祿羞銜沾以  
身冀西伯之方略俟黃河之將清其列子之菜色  
邈全神而遺行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遙指  
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緝於  
修木之末雖自以為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

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天  
滔天猾夏放命駑蹇星馳以無路豺狼奮口而交  
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  
治五霸之術碩生棄四科而恤月旦之評筐篚實者  
進於草萊乏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  
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仇而委泥濘贊幣濃者左右  
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棄林垆黨援多者借驚颺以  
凌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沉沫夫九汜不能遏彭蠡  
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僮  
石之儲出無束修之調徒含章如鳳龍被文如虎豹



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壞堵何計疏之  
可吊奚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瑰貨於  
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迺焦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  
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  
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答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  
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

夫棲重淵以順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

然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

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確爾而弗革也身肯憂貧而與

賈爭利戚窮而與儿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賈可

以崇實耕耘可以免饑不識逐麋者不顧兎道遠者  
不到遲也且夫尚艾之鼓刀素首乃吐竒也萬鈞之  
爲重衝飈不能移蕭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  
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訕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  
陟六方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  
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才故唐虞捐  
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  
子訊僕以汎舟孜孜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  
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觸重險以遠至忘膚髮之明  
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岩木拔石飛陽侯山



時洪濤崔魏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建乃  
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  
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  
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警余以誨盜之業敦  
余以召賊之策進醜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  
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  
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  
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穢情夫藏  
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  
傾過載者沉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  
德所不營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  
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仁明卷第三十七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具所見乃以諮  
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  
有仁而無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亦邈乎夫  
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  
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  
蹤也翬飛顛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  
著於啁噍上竹支切下笑切噍然赴阨井而無猜入罽羅而無



覺有仁無明故顯並趨禍而憂失熾潛景以易組圭  
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伐毒烈制衣裳以改裸  
飾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振  
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  
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辨也夫心不  
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遏亦可知矣夫  
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  
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聖惻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  
校覩齧齧而改牲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否則  
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人之行可力爲而至鑒

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  
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差等不分  
邪正不識不逮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所立以濟物  
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碯非無  
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  
爲純臣以利斷恩舍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  
明不可無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姬修仁以朝同  
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  
禍也門人曰仲尼嘆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  
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



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答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頰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耶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

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以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及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嘆上士則曰明目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



斯則人人可為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  
有仁必但厚薄之間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  
不殺晏嬰夫杼為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  
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仁之道曰仁與義然  
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答曰所以云爾者以為仁  
在於行行可立為而明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  
訓故也

博喻卷第三十八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銷銖竦秀凌霄必起於  
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尋常積而玄  
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  
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勲就伊呂  
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  
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  
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閶風玄圃不借高於坵垤懸黎結綠不假  
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



而衆禽之嚮振

抱朴子曰冰炭不銜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是以君子恭已不恤乎莫知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抱朴子曰衝纒傾山而不能効力於秋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於汜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狗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耜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

抱膝

抱朴子曰淳釣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筭無殊並任則駮駟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噐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繼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眄而嘆蒼昊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蒞蕙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谷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八秦之勲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  
異結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艷容商臣小白  
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  
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趨武  
安功高而范睢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  
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  
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柱而激哀嚮大夏孤竹  
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績  
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  
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机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  
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期  
願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  
是以惠施患從車之榮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水炭之殊躁靜有飛沉之異是以  
墨翟以重繭怡顏比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  
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鯨鯢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擢之以比狄則  
沉漂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  
則傾僨於險塗焉青萍豪曹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  
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  
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猶犯過死之重

是以玄洲之禽獸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虫之負  
寃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  
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懷冰以畏火重鑪以却  
暑逐光以逃影穿舟以止渴矣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  
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冰碗之盛沸  
湯葭葦之包烈火綴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表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  
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竭矣而役不休  
欲怨難而不生親其寧之惟求猶斷根以續枝割背  
以裨服刻目以廣明刻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  
好屢變以偶俗猶割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以就福  
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割天壁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隘鸞棲之峻木  
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  
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觀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  
不細觀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無  
解黔敖之蒙袂然繭緜統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  
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  
推源緒得之未朕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  
稱明夜察分毫乃為絕倫

抱朴子曰芳藻春耀不能離柯以火鮮吞舟之魚不  
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  
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兜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曹之重冷者所以和鋒鏑之集潔潔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愛襲於鷦鷯龍鱗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巖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入重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滌則泥溢滋積嘉穀不耘則莠莠彌漫學而不思則疑閎實繁講而不辯則長惑長功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櫃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逸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

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陰則醜姿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卽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逸放於吕梁凌波沫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



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已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其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舉世莫不貶桀事不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蒼藹蒿麥冬生無解鬻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

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難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驚禽以奮擊拘知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虬覩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合牙千禽鱗萃鷲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艷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矜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噐者不恤小譽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後人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讒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嫱颺迅非徒驊騮驪立斷未獨沉問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也治骨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鳴梟宵集於坦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謫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藉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跽形而不威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  
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罩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  
惕何必嚼蘆而慘慘畏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  
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  
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  
若夫聆繁會之嚮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  
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竒識也故與  
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  
妬勝已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放狐議治表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拂守之役吉  
光饑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  
易鹿臺之富子庶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  
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燦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  
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隆四士授而佐命之勳  
著

抱朴子曰翠虬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騖鱉無  
耳而善聞蚓無口而揚聲故阜繇暗而與辯者同功



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僑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

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碁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者也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勲必有絕倫之器定鎮之筭

必吐冠俗之懷是以黠螭之巢無棄風之羽溝澮之中無霄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以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以召禍鼎食萬鍾宣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  
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鶴識夜半不能  
極晷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蛇  
蟻知潛水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  
兵以侵鄰猶鈇禾以計蝗虫伐木以殺蠹蝎食毒以  
中蚤虱微舍以逐雀鼠

抱朴子曰銑鋒產乎鈍石明火熾乎闇木貴珠出乎  
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  
以祖禰量衛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戚本朽則末枯源  
淺則流竭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  
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鈞沉響舉且抑而有  
獲同功樹勲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石災是以南禽殲於  
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鱸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  
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憤集

抱朴子曰商風宵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  
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旣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候圖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章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莠。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災。感殷朝有外奔之眚。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未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門。孟賁馮婦。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貫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珮。不可以揮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蓋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妙。不以蚕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



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  
清聽於韶濩者豈暇垂耳於葉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  
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斷之材咎繇面如蒙俱  
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儒  
董鄧猶錦紈之累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  
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  
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

寒颶風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  
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礪礪以摘景沉間孟勞湏楚  
砥以歛鋒騶驪待王孫而致遠令箕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雖饑渴而不願籠委於庖人之  
室乘黃天鹿雖幽饑而不樂剪秣於濯龍之廐是以  
掇鯛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  
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  
靜作鎮是以宋墨楚中以載馳存國千木胡明以無



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已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腊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已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臆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沉閭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脚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疾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虫鳥之食微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美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擊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犁則龍鱗還建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



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  
居檻則猿狖與羶貉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銘  
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  
里之迹於繫維之駿責匠世之勲於劇碎之賢謂之  
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耳之口棄瓊拾礫者  
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悅比鄙者吾知其不能格  
靈祇而儀翔鳳矣含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  
氣奕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運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消記於寫管審乎  
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榮枯淵澗則遺愷  
悶之心振輝宸宸而無得意之色三仕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  
適偶榮辱不可以才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  
以知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  
蕭公者斗筲之吏黜布者刑黜之亡諶其行詭姿  
於虺螭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群則彼龍后謂爲其  
論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



有國之寶何以司晨而銜馬鬣。德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無月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已。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螢燭者。不煩滄海。扛鼎者。不事鳥獲。運薪輦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溝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並表微之景。長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鼃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也。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其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群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以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澠澠。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眾宜。凡汎愛而與進。



國



程